



儒林外史第五十三回

國公府雪夜留賓

來賓樓燈花驚夢

話說南京這十二樓前門在武定橋後門在東花園
鈔庫街的南首就是長板橋自從太祖皇帝定天下
把那元朝功臣之後都沒入樂籍有一個教坊司管
着他們也有衙役執事一般也坐堂打人只是那王
孫公子們來他卻不敢和他起坐只許垂手相見每
到春三二月天氣那些姊妹們都勻脂抹粉貼在前
門花柳之下彼此邀伴頑耍又有一個盒子會邀集

傳林外史
多人治備極精巧的時樣飲饌都要一家賽過一家那有幾分顏色的也不肯胡亂接人又有那一宗老幫閑專到這些人家來替他燒香擦爐安排花盆揩抹棹椅教琴棋書畫那些妓女們相與的孤老多了卻也要幾個名士來往覺得破破俗那來賓樓有個雛兒叫做聘娘他公公在臨春班做正旦小時也是極有名頭的後來長子鬍子做不得生意却娶了一個老婆只望替他接接氣那曉的又胖又黑自從娶了他鬼也不上門來後來沒奈何立了一個兒子替

他討了一個童養媳婦長到十六歲却出落得十分人才自此孤老就走破了門檻那聘娘雖是個門戶人家心裡最喜歡相與官他母舅金修義就是金次福的兒子常時帶兩個大老官到他家來走走那日來對他說明日有一個貴人要到你這裡來玩玩他是國公府內徐九公子的表兄這人姓陳排行第四人都叫他陳四老爺我昨日在國公府裡做戲那陳四老爺向我說他着實聞你的名要來看你你將來相與了他就可結交徐九公子可不是好聘娘聽

了也着實歡喜金修義吃完茶去了次日金修義回
覆陳四老爺去那陳四老爺是太平府人寓在東水
關董家河房金修義到了寓處門口兩個長隨穿着
一身簇新的衣服傳了進去陳四老爺出來頭帶方
巾身穿玉色緞直裰裡邊襯着狐狸皮襖腳下粉底
皂靴白淨面皮約有二十八九歲見了金修義問道
你昨日可曾替我說信去我幾時好去走走修義道
小的昨日去說了他那裡專候老爺降臨陳四老爺
道我就和你一路去罷說着又進去換了一套新衣

服出來叫那兩個長隨叫轎夫伺候只見一個小小
厮進來擎着一封書陳四老爺認得他是徐九公子
家的書童接過書字拆開來看上寫着積雪初霽瞻
園紅梅次第將放望表兄文駕過我圍爐作竟日談
萬勿推卻至囑至囑上木南表兄先生徐詠頓首陳
木南看了向金修義道我此時要到國公府裡去你
明日再來罷金修義去了陳木南隨即上了轎兩個
長隨跟着來到大功坊轎子落在國公府門口長隨
傳了進去半日裡邊道有請陳木南下轎走進大

門過了銀鑾殿從旁邊進去徐九公子立在瞻園門口迎着叫聲四哥怎麼穿這些衣服陳木南看徐九公子時烏帽珥貂身穿織金雲緞夾衣腰繫絲絛腳下朱履兩人拉着手只見那園裏高高低低都是太湖石堆的玲瓏山子山子上的雪還不曾融盡徐九公子讓陳木南沿着欄干曲曲折折來到亭子上那亭子是園中最高處望着那園中幾百樹梅花都微微含着紅萼徐九公子道近來南京的天氣暖的這樣早不消到十月盡這梅花都已大放可觀了陳木

南道表弟府裏不比外邊這亭子雖然如此軒敞卻不見一點寒氣襲人唐詩說的好無人知道外邊寒不到此地那知古人措語之妙說着擺上酒來都是銀打的盆子用架子架着底下一層貯了燒酒用火點着燄騰騰的暖着那裏邊的肴饌卻無一點烟火氣兩人吃着徐九公子道近來的器皿都要翻出新樣却不知古人是怎樣的制度想來倒不如而今精巧陳木南道可惜我來遲了一步那一年虞博士在國子監時遲衡山請他到泰伯祠主祭用的都是古

禮古樂那些祭品的器皿都是訪古購求的我若那時在南京一定也去與祭也就可以見古人的制度了徐九公子道十幾年來我常在京卻不知道家鄉有這幾位賢人君子竟不會會他們一面也是一件缺陷事吃了一會陳木南身上暖烘烘十分煩躁起來脫去了一件衣服管家忙接了摺好放在衣架上徐九公子道聞的向日有一位天長杜先生在這莫愁湖大會梨園子弟那時却也還有幾個有名的脚色而今怎麼這些做生旦的卻要一個看得的也沒

有難道此時天也不生那等樣的脚色陳木南道論起這件事卻也是杜先生作俑自古婦人無貴賤任憑他是青樓婢妾到得收他做了側室後來生出兒子做了官就可算的母以子貴那些做戲的憑他怎麼樣到底實是個賤役自從杜先生一番品題之後這些縉紳士大夫家筵席間定要幾個梨園中人雜坐衣冠隊中說長道短這個成何體統看起來那杜先生也不得辭其過徐九公子道也是那些暴發戶人家若是我家他怎敢大胆說了一會陳木南又覺

儒林外史 五
的身上煩熱忙脫去一件衣服管家接了去陳木南道尊府雖比外面不同怎麼如此太暖徐九公子道四哥你不見亭子外面一丈之外雪所不到這亭子却是先國公在時造的全是白銅鑄成內中燒了煤火所以這般溫暖外邊怎麼有這樣所在陳木南聽了才知道這個原故兩人又飲一會天氣昏暗了那幾百樹梅花上都懸了羊角燈磊磊落落點將起來就如千點明珠高下照耀越掩映着那梅花枝幹橫斜可愛酒罷捧上茶來吃了陳木南告辭回寓過了

一日陳木南寫了一個札字叫長隨拿到國公府向徐九公子借了二百兩銀子買了許多緞疋做了幾套衣服長隨跟着到聘娘家來做進見禮到了來賓樓門口一隻小猓獅狗叫了兩聲裡邊那個黑胖虔婆出來迎接看見陳木南人物體面慌忙說道請姐夫到裡邊坐陳木南走了進去兩間臥房上面小小一個粧樓安排着花瓶爐几十分清雅聘娘先和一個人在那裏下圍棋見了陳木南來慌忙亂了局來陪說道不知老爺到來多有得罪虔婆道這就是太

平陳四老爺你常時念着他的詩要會他的四老爺才從國公府裡來的陳木南道兩套不堪的衣裳媽媽休嫌輕慢虔婆道說那裡話姐夫請也請不至陳木南因問這一位尊姓聘娘接過來道這是北門橋鄒泰來太爺是我們南京的國手就是我的師父陳木南道久仰鄒泰來道這就是陳四老爺一向知道是徐九老爺姑表弟兄是一位貴人今日也肯到這裡來真個是聘娘的福氣了聘娘道老爺一定也是高手何不同我師父下一盤我自從跟着鄒師父學

了兩年還不會得着他一着兩着的數哩虔婆道姐夫且同鄒師父下一盤我下去備酒來陳木南道正好就請教的聘娘道這一個何妨我們鄒師父是極喜歡下的就把棋枰上棋子揀做兩處請他兩人坐下鄒泰來道我和四老爺自然是對下陳木南道先生是國手我如何下的過只好讓幾子請教罷聘娘坐在傍邊不由分說替他排了七個黑子鄒泰來道如何擺得這些真個是要我出醜了陳木南道我知先生是不空下的而今下一个彩罷取出一錠銀子交聘

娘拿着聘娘又在傍邊偏着鄒泰來動着鄒泰來勉強下了幾子陳木南起首還不覺的到了半盤四處受敵待要吃他幾子又被他占了外勢待要不吃他的自己又不得活及至後來雖然贏了他兩子確費盡了氣力鄒泰來道四老爺下的高和聘娘真是個對手聘娘道鄒師父是從來不給人贏的今日一般也輸了陳木南道鄒先生方纔分明是讓我那裡下的過還要添兩子再請教一盤鄒泰來因是有彩又曉的他是屎碁也不怕他惱擺起九個子足足贏了

三十多着陳木南肚裡氣得生疼拉着他只管下下去一直讓到十三共總還是下不過因說道先生的碁寔是高還要讓幾個纔好鄒泰來道盤上再沒有一個擺法了卻是什麼樣好聘娘道我們而今另有一個頑法鄒師父頭一着不許你動隨便拈着丟在那里就算這叫個憑天降福鄒泰來笑道這成個甚麼款那有這個道理陳木南又偏着他下只得叫聘娘拿一個白子混丟在盤上接着下了去這一盤鄒泰來卻殺死四五塊陳木南正在暗歡喜又被他生出一

個劫來打個不清陳木南又要輸了聘娘手裏抱了
烏雲覆雪的貓望上一撲那棋就亂了兩人大笑站
起身來恰好虔婆來說酒席齊備擺上酒來聘娘高
擎翠袖將頭一杯奉了陳四老爺第二杯就要奉師
父師父不敢當自己接了酒彼此放在桌上虔婆也
走來坐在橫頭候四老爺乾了頭一杯虔婆自己也
奉一杯酒說道四老爺是在國公府裏吃過好酒好
肴的到我們門戶人家那裏吃得慣聘娘道你看儂
媽也韶刀了難道四老爺家沒有好的吃定要到國
公府裏才吃着好的虔婆笑道姑娘說的是又是我
的不是了且罰我一杯當下自己斟着吃了一大杯
陳木南笑道酒菜也是一樣虔婆道四老爺想我老
身在南京也活了五十多歲每日聽見人說國公府
裡我卻不曾進去過不知怎樣像天宮一般哩我聽
見說國公府裡不點蠟燭鄒泰來道這媽媽講狀話
國公府不點蠟燭倒點油燈虔婆伸過一隻手來道
鄒大爺樵子兒你嗒嗒他府裡不點蠟燭倒點油燈
他家那些娘娘們房裡一個人一個斗大的夜明珠

掛在梁上照的一屋都亮所以不點蠟燭四老爺這話可是有的麼陳木南道珠子雖然有也未必拿了做蠟燭我那表嫂是個和氣不過的人這事也容易將來我帶了聘娘進去看看我那表嫂你老人家就裝一個跟隨的人拿了衣服包也就進去看看他的房子了虔婆合掌道阿彌陀佛眼見希奇物勝作一世人我成日裡燒香念佛保佑得這一尊天貴星到我家來帶我到天宮裏走走老身來世也得人身不變驢馬鄒泰來道當初太祖皇帝帶了王媽媽季巴

巴到皇宮裡去他們認做古廟你明日到國公府裏去只怕也要認做古廟哩一齊大笑虔婆又吃了兩杯酒醉了涎着醉眼說道他府裏那些娘娘不知怎樣像畫兒上畫的美人老爺若是把聘娘帶了去就比下來了聘娘瞅他一眼道人生在世上只要生的好那在乎貴賤難道做官的有錢的女人都是好看的的我舊年在石觀音庵燒香遇着國公府裏十幾乘轎子下來一个个團頭團臉的也沒有甚麼出奇虔婆道又是我說的不是姑娘說的是再罰我一大杯

當下虔婆前後共吃了幾大杯吃的也也斜斜東倒西歪收了傢伙叫撈毛的打燈籠送鄒秦來家去請四老爺進房歇息陳木南下樓來進了房裏聞見噴鼻香牕子前花梨桌上安着鏡臺牆上懸着一幅陳眉公的畫壁桌上供着一尊玉觀音兩邊放着八張水磨楠木椅子中間一張羅甸床掛着大紅紬帳子床上被褥足有三尺多高枕頭邊放着薰籠床面前一架幾十個香櫟結成一個流蘇房中間放着一個大銅火盆燒着通紅的炭頓着銅銚煨着雨水聘娘用纖手在錫餅內撮出銀針茶來安放在宜興壺裡沖了水遞與四老爺和他並肩而坐叫丫頭出去取水來聘娘拿大紅汗巾搭在四老爺磕膝上問道四老爺你既同國公府裏是親戚你幾時才做官陳木南道這話我不告訴別人怎肯瞞你我大表兄在京裏已是我薦了再過一年我就可以得個知府的前程你若有心于我我將來和你媽說了拿幾百兩銀子贖了你同到任上去聘娘聽了他這話拉着手倒在他懷裏說道這話是你今晚說的燈光菩薩聽

着你若丟了我再娶了別的妖精我這觀音菩薩最靈驗我只把他背過臉來朝了牆叫你同別人睡偎着枕頭就頭疼爬起來就不頭疼我是好人家兒女也不是貪圖你做官就是愛你的人你你不要辜負了我這一點心了頭推開門拿湯桶送水進來聘娘慌忙站開開了抽屜拿出一包檀香屑倒在腳盆裡倒上水請四老爺洗手腳正洗着只見又是一個丫頭打了燈籠一班四五个少年姊妹都戴着貂鼠煖耳穿着銀鼠灰鼠衣服進來嘻嘻笑笑兩邊椅子

坐下說道聘娘今日接了貴人盒子會明日在你家做分子是你一個人出聘娘道這個自然姊妹們笑頑了一會去了聘娘解衣上床陳木南見他豐若有肌柔若無骨十分歡洽朦朧睡去忽又驚醒見燈花炸了一下回頭看四老爺時已經睡熟聽那更鼓時三更半了聘娘將手理一理被頭替四老爺蓋好也便合着眼睡去睡了一時只聽得門外鑼響聘娘心裡疑惑這三更半夜那有鑼到我門上來看看鑼聲更近房門外一個人道請太太上任聘娘只得披

繡祆倒鞞弓鞋走出房門外只見四個管家婆娘齊雙雙跪下說道陳四老爺已經陞授杭州府正堂了特着奴婢們來請太太到任同享榮華聘娘聽了忙走到房裡梳了頭穿了衣服那婢子又送了鳳冠霞帔穿帶起來出到廳前一乘大轎聘娘上了轎擡出大門只見前面鑼句旂句傘句吹手句夜役句一隊隊擺着又聽的說先要擡到國公府裡去正走得興頭路旁邊走過一個黃臉禿頭師姑來一把從轎子裡揪着聘娘罵那些人道這是我的徒弟你們擡他到那裏去聘娘說道我是杭州府的官太太你這禿師姑怎敢來揪我正要叫夜役鎖他舉眼一看那些人都不見了急得大叫一聲一交撞在四老爺懷裏醒了原來是南柯一夢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風流公子忽爲閩嶠之遊窈窕佳人竟作禪關之客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儒林外史第五十三回

儒林外史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樓算命

呆名士妓館獻詩

話說聘娘同四老爺睡着夢見到杭州府的任驚醒轉來窗子外已是天亮了起來梳洗陳木南也就起來虔婆進房來問了姐夫的好吃過點心恰好金修義來鬧着要陳四老爺的喜酒陳木南道我今日就要到國公府裡去明日再來爲你的情罷金修義走到房裡看見聘娘手挽着頭髮還不會梳完那烏雲髮鬢半截垂在地下說道恭喜聘娘接了這樣一位

貴人你看着恁般時候尙不會定當可不是越發嬌
嬾了因問陳四老爺明日甚麼時候纔來等我吹笛
子叫聘娘唱一隻曲子與老爺聽他的李太白清平
三調是十六樓沒有一個賽得過他的說着聘娘又
拏汗巾替四老爺拂了頭巾囑咐道你今晚務必來
不要哄我老等着陳木南應諾了出了門帶着兩個
長隨回到下處思量沒有錢用又寫一個札子叫長
隨拏到國公府裡向徐九公子再借二百兩銀子湊
着好用長隨去了半天回來說道九老爺拜上爺府

裡的三老爺方從京裡到選了福建漳州府正堂就
在這兩日內要起身上任去九老爺也要同到福建
任所料理事務說銀子等明日來辭行自帶來陳木
南道既是三老爺到了我去候他隨坐了轎子帶着
長隨來到府裏傳進去管家出來回道三老爺九老
爺都到沐府裏赴席去了四爺有話說畱下罷陳木
南道我也無甚話是來特候三老爺的陳木南回到
寓處過了一日三公子同九公子來河房里辭行門
口下了轎子陳木南迎進河廳坐下三公子道老弟

許久不見風采一發個儻姑母去世愚表兄遠在都門不曾親自弔唁幾年來學問更加淵博了陳木南道先母辭世三載有餘弟因想念九表弟文字相好所以來到南京朝夕請教今表兄榮任閩中賢昆玉同去愚表弟倒覺失所了九公子道表兄若不見棄何不同去一行長途之中到覺得頗不寂寞陳木南道原也要和表兄同行因在此地還有一兩件小事俟兩三月之後再到表兄任上來罷九公子隨叫家人取一個拜匣盛着二百兩銀子送與陳木南收下

三公子道專等老弟到做署走走我那裡還有事要相煩幫襯陳木南道一定來効勞的說着吃完了茶兩人告辭起身陳木南送到門外又隨坐轎子到府裡去送行一直送他兩人到了船上才辭別回來那金修義已經坐在下處扯他來到來賓樓進了大門走到臥房只見聘娘臉兒黃黃的金修義道幾日不見四老爺來心口疼的病又發了虔婆在旁道自小兒嬌養慣了是有這一個心口疼的病但凡着了氣惱就要發他因四老爺兩日不曾來只道是那些憎

嫌他就發了聘娘看見陳木南含着一雙淚眼總不則聲陳木南道你到底在那里疼痛要怎樣才得好往日發了這病卻是甚麼樣醫虔婆道往日發了這病茶水也不能嚥一口醫生來撮了葯他又怕苦不肯吃只好頓了人參湯慢慢給他吃着才保全不得傷大事陳木南道我這裡有銀子且拏五十兩放在你這裡換了人參來用着再揀好的換了我自己帶來給你那聘娘聽了這話挨着身子靠着那綉枕一團兒坐在被窩裡胸前圍着一個紅抹胸嘆了一口氣說道我這病一發了不曉得怎的就這樣心慌那些先生們說是單吃人參又會助了虛火往常總是合着黃連煨些湯吃夜裏睡着才得合眼要是不吃就只好是眼睜睜的一夜醒到天亮陳木南道這也容易我明日換些黃連來給你就是了金修義道四老爺在國公府裏人參黃連論秤稱也不值甚麼聘娘那裏用的了聘娘道我不知怎的心裏慌慌的合着眼就做出許多胡枝扯葉的夢清天白日的還有些害怕金修義道總是你身子生的虛弱經不得勞

碌着不得氣惱虔婆道莫不是你傷着甚麼神道替你請个是僧來禳解禳解罷正說着門外敲的手磬子响虔婆出來看看原來是延壽菴的師姑本慧來收月米虔婆道呵呀是本老爺兩個月不見你來了這些時菴裡做佛事忙本師姑道不瞞你老人家說今年運氣低把一個二十歲的大徒弟前月死掉了連觀音會都沒有做的成你家的相公娘好虔婆道也常時三好兩歹的虧的太平府陳四老爺照顧他他是國公府裡徐九老爺的表兄常時到我家來偏生的聘娘沒造化心口疼的病發了你而今進去看看本師姑一同走進房裏虔婆道這便是國公府裡陳四老爺本師姑上前打了一個問訊金修義道四老爺這是我們這裏的本師父極有道行的本師姑見過四老爺走到床面前來看相公娘金修義道方才說要禳解何不就請本師父禳解禳解本師姑道我不會禳解我來看看相公娘的氣色罷便走了來一屁股坐到床沿上聘娘本來是認得他的今日擡頭一看却見他黃着臉禿着頭就和前日夢裏揪他的

師姑一模一樣不覺就懊惱起來只叫得一聲多勞
便把被蒙着頭睡下本師姑道相公娘心裡不耐煩
我且去罷向衆人打个問訊出了房門虔婆將月米
遞結他他左手拿着磬子右手拿着口袋去了陳木
南也隨即回到寓所拿銀子叫長隨趕着去換人參
換黃連只見主人家董老太拄着拐杖出來說道四
相公你身子又結結實實的只管換這些人參黃連
做甚麼我聽見這些時在外頭愁煩我是你的房主
人又這樣年老四相公我不好說的自古道船載的

金銀填不滿烟花債他們這樣人家是甚麼有良心
的把銀子用完他就屁股也不朝你了我今年七十
多歲看經念佛觀音菩薩聽着我怎肯眼睜睜的看
着你上當不說陳木南道老太說的是我都知道了
這人參黃連是國公府裡托我換的因怕董老太韶
刀便說道恐怕他們換的不好還是我自己去走了
出來到人參店裡尋着了長隨換了半斤人參半斤
黃連和銀子就像捧寶的一般捧到來賓樓來才進
了來賓樓門聽見裏面彈的三弦子响是虔婆叫了

一個男瞎子來替姑娘算命陳木南把人參黃連遞與虔婆坐下聽算命那瞎子道姑娘今年十七歲大運交庚寅寅與亥合合着時上的貴人該有個貴人星坐命就是四正有些不利弔動了一個計都是裨面作擾有些啾唧不安卻不礙大事莫怪我直談姑娘命裡犯一個華蓋星卻要記一個佛名應破了才好將來從一個貴人還有戴鳳冠霞帔有太太之分哩說完橫着三絃彈着又唱一回起身要去虔婆留吃茶捧出一盤雲片糕一盤黑棗子來放個小桌

子與他坐着了頭斟茶遞與他吃着陳木南問道南京裡你們這生意也還好麼瞎子道說不得比不得上年了上年都是我們沒眼的算命這些年睜眼的人都來算命把我們擠壞了就是這南京城二十年前有個陳和甫他是外路人自從一進了城這些大老官家的命都是他攔攔着算了去而今死了積作的個兒子在我家那間壁招親日日同丈人吵窩子吵的鄰家都不得安身眼見得我今日回家又要聽他吵了說罷起身道過多謝去了一直走了回來

到東花園一個小巷子裡果然又聽見陳和甫的兒子和丈人吵丈人道你每日在外測字也還尋得幾十文錢只買了豬頭肉飄湯燒餅自己搗噪子一個錢也不拏了來家難道你的老婆要我替你養着這個還說是我的女兒也罷了你賒了豬頭肉的錢不還也來問我要終日吵鬧這事那裡來的晦氣陳和甫的兒子道老爹假使這豬頭肉是你老人家自己吃了你也要還錢丈人道胡說我若吃了我自自然還這都是你吃的陳和甫兒子道設或我這錢已經還過老爹老爹用了而今也要還人丈人道放屁你是該人的錢怎是我用你的陳和甫兒子道萬一猪不生這個頭難道他也來問我要錢丈人見他十分胡說拾了个叉子棍趕着他打瞎子摸了過來扯勸丈人氣的顫呵呵的道先生這樣不成人我說說他他還拿這些混帳話來答應我豈不可恨陳和甫兒子道老爹我也沒有甚麼混帳處我又不吃酒又不賭錢又不嫖老婆每日在測字的桌子上還拏着一本詩念有甚麼混帳處丈人道不是別的混帳你放着

一個老婆不養只是累我我那裡累得起陳和甫兒子道老爹你不喜女兒給我做老婆你退了回去罷了丈人罵道該死的畜生我女兒退了做甚麼事哩陳和甫兒子道聽憑老爹再嫁一個女婿罷了丈人大怒道瘟奴除非是你死了或是做了和尚這事纔行得陳和甫兒子道死是一時死不來我明日就做和尚去丈人氣憤憤的道你明日就做和尚瞎子聽了半天聽他兩人說的都是堂屋裡掛草薦不是話也就不扯勸慢慢的摸着回去了次早陳和甫的兒子剃光了頭把瓦楞帽賣掉了換了一頂和尚帽子戴着來到丈人面前合掌打个問訊道老爹貧僧今日告別了丈人見了大驚雙雙掉下淚來又着寔數說了他一頓知道事已無可如何只得叫他寫了一張紙自己帶着女兒養活去了陳和尚自此以後無妻一身輕有肉萬事足每日測字的錢就買肉吃吃飽了就坐在文德橋頭測字的桌子上念詩十分自在又過了半年那一日正拏着一本書在那裡看遇着他一個同夥的測字丁言志來看他見他看這本

書因問道你這書是幾時買的陳和尚道我才買來三四天丁言志道這是鶯脰湖唱和的詩當年胡三公子約了趙雪齋景蘭江楊執中先生匡超人馬純上一班大名士大會鶯脰湖分韻作詩我還切記得趙雪齋先生是分的人齊你看這起句湖如鶯脰夕陽低只消這一句便將題目點出以下就句句貼切移不到別處宴會的題目上去了陳和尚道這話要來問我才是你那裡知道當年鶯脰湖大會也並不是胡三公子做主人是婁中堂家的三公子四公子那時我家先父就和婁氏弟兄是一人之交彼時大會鶯脰湖先父一位楊執中先生權勿用先生牛布衣先生蘧駝夫先生張鐵臂兩位主人還有楊先生的令郎共是九位這是我先父親口說的我到不曉得你那裡知道丁言志道依你這話難道趙雪齋先生景蘭江先生的詩都是別人假做的了你想想你可做得來陳和尚道你這話尤其不通他們趙雪齋這些詩是在西湖上做的並不是鶯脰湖那一會丁言志道他分明是說湖如鶯脰怎麼說不是鶯脰湖

大會陳和尚道這一本詩也是彙集了許多名士合刻的就如這個馬純上生平也不會作詩那裡忽然又跳出他一首丁言志道你說的都是些夢話馬純上先生蘧駝夫先生做了不知多少詩你何嘗見過陳和尚道我不曾見過到你見過你可知道鶯脰湖那一會並不曾有人做詩你不知那裡耳朵响還來同我瞎吵丁言志道我不信那裡有這些大名士聚會竟不做詩的這等看起來你尊翁也未必在鶯脰湖會過若會過的人也是一位大名士了恐怕你也未必是他的令郎陳和尚惱了道你這話胡說天下那裡有個冒認父親的丁言志道陳思阮你自己做兩句詩罷了何必定要冒認做陳和甫先生的兒子陳和尚大怒道丁詩你幾年挑子幾年人跳起來通共念熟了幾首趙雪齋的詩鑿鑿的就呻着嘴來講名士丁言志跳起身來道我就不該講名士你到底也不是一個名士兩個人說截了揪着領子一頓亂打和尚的光頭被他鑿了幾下鑿的生疼拉到橋頂上和和尚睡着眼要拉到他跳河被丁言志操了一

交骨碌碌就滾到橋底下去了和尚在地下急的大嚷大叫正叫着遇見陳木南踱了來看見和尚仰巴叉睡在地下不成模樣慌忙拉起來道這是怎的和尙認得陳木南指着橋上說道你看這丁言志無知無識的走來說是鶯脰湖的大會是胡三公子的主人我替他講明白了他還要死強並且說我是冒認先父的兒子你說可有這個道理陳木南道這個是甚麼要緊的事你兩個人也這樣鬼吵其寔丁言老也不該說思老是冒認父親這卻是言老的不是丁

言志道四先生你不曉得我難道不知道他是陳和甫先生的兒子只是他擺出一副名士臉來太難看陳木南笑道你們自家人何必如此要是陳思老就會擺名士臉當年那虞博士莊徵君怎樣過日子呢我和你兩位吃杯茶和和事下回不必再吵了當下拉到橋頭間壁一个小茶館裡坐下吃着茶陳和尙道聽見四先生令表兄要接你同到福建去怎樣還不見動身陳木南道我正是爲此來尋你測字幾時可以走得丁言志道先生那些測字的話是我們籤

火七占通的你若要動身揀个日子走就是了何必測字陳和尚道四先生你半年前我們要會你一面也不得能勾我出家的第二日有一首薙髮的詩送到你下處請教那房主人董老太說你又到外頭頑去了你却一向在那裡今日怎管家也不帶自己在這裡閑撞陳木南道因這來賓樓的聘娘愛我的詩做的好我常在他那裡丁言志道青樓中的人也曉得愛才這就雅極了向陳和尚道你看他不過是个巾幗還曉得看詩怎有个鶯脰湖大會不作詩的呢陳

木南道思老的話到不差那婁玉亭便是我的世伯他當日最相好的是楊執中權勿用他們都不以詩名陳和尚道我聽得權勿用先生後來犯出一件事來不知怎麼樣結局陳木南道那也是他學裡幾個秀才誣賴他的後來這件官事也昭雪了又說了一會陳和尚同丁言志別過去了陳木南交了茶錢自己走到來賓樓一進了門虔婆正在那裡同一個賣花的穿桂花球見了陳木南道四老爺請坐下罷了陳木南道我樓上去看看聘娘虔婆道他今日不在

家到輕烟樓做盒子會去了陳木南道我今日來和他辭辭行就要到福建去虔婆道四老爺就要起身將來可還要回來的說着了頭捧一杯茶來陳木南接在手裡不大熱吃了一口就不吃了虔婆看了道怎麼茶也不肯泡一壺好的丟了桂花球就走到房門裡去罵烏龜陳木南看見他不瞅不睬只得自己又踱了出來走不得幾步頂頭遇着一个人叫道陳四爺你還要信行些才好怎叫我們只管跑陳木南道你開着偌大的人參舖那在乎這幾十兩銀子我少不得料理了送來給你那人道你那兩個尊管而今也不見面走到尊寓只有那房主人董老太出來回他一个堂客家我怎好同他七個八個的陳木南道你不要慌躲得和尚躲不得寺我自然有个料理你明日到我寓處來那人道明早是必留下不要又要我們跑腿說過就去了陳木南回到下處心裡想道這事不危危長隨又走了虔婆家又走不進他的門銀子又用的精光還剩了一屁股兩肋巴的債不如捲捲行李往福建去罷瞞着董老太一溜煙走了

次日那賣人參的清早上走到他寓所來坐了半日連鬼也不見一個那門外推的門响又走進一個人來搖着白紙詩扇文縷縷的那賣人參的起來問道尊姓那人道我就是丁言志來送新詩請教陳四先生的賣人參的道我也是來尋他的又坐了半天不見人出來那賣人參的就拍屏門拍了幾下董老太太拄着拐杖出來問道你們尋那個的賣人參的道我來找陳四爺要銀子董老太太道他麼此時好到觀音門了那賣人參的大驚道這等可曾把銀子留在老
太處董老太太道你還說這話連我的房錢都騙了他自從來賓樓張家的妖精纏昏了頭那一處不脫空背着一身的債還希罕你這幾兩銀子賣人參的聽了啞叭夢見媽說不出的苦急的暴跳如雷丁言志勸道尊駕也不必急急也不中用只好請回陳四先生是个讀書人也未必就騙你將來他回來少不得還哩那人跳了一回無可奈何只得去了丁言志也搖着扇子晃了出來自心裡想道堂客也會看詩那十六樓不會到過何不把這幾兩測字積下的銀子

也去到那裡頑頑主意已定回家帶了一卷詩換了幾件半新不舊的衣服戴一頂方巾到來賓樓來烏龜看見他像個戛子問他來做甚麼了言志道我來同你家姑娘談談詩烏龜道既然如此且秤下箱錢烏龜拿着黃桿戛子了言志在腰裏摸出一個包子來散散碎碎共有二兩四錢五分頭烏龜道還差五錢五分了言志道會了姑娘再找你罷了言志自己上得樓來看見聘娘在那裡打棋譜上前作了一個大揖聘娘覺得好笑請他坐下問他來做甚麼了言志道久仰姑娘最喜看詩我有些拙作特來請教聘娘道我們本院的規矩詩句是不白看的先要掣出花錢來再看了言志在腰裡摸了半天摸出二十個銅錢來放在花梨桌上聘娘大笑道你這個錢只好送給儀徵豐家巷的撈毛的不要玷污了我的桌子快些收了回去買燒餅吃罷了言志羞得臉上一紅白二低着頭捲了詩揣在懷裡悄悄的下樓回家去了虔婆聽見他囿着戛子要了花錢走上樓來問聘娘道你剛才向戛子要了幾兩銀子的花錢拿來我

儒林外史
第五十四回
去
要買緞子去聘娘道那馱子那裡有銀子拿出三十
銅錢來我那裡有手接他的被我笑的他回去了
婆道你是甚麼巧主兒囿着馱子還不問他要一夫
注子肯白白放了他回去你往常嫖客給的花錢何
常分一个半个給我聘娘道我替你家尋了這些錢
還有甚麼不是些小事就來尋事我將來從了良不
怕不做太太你放這樣馱子上我的樓來我不說你
罷了你還要來嘴喳喳度婆大怒走上前來一個嘴
巴把聘娘打倒在地聘娘打滾撒了頭髮哭道我貪

圖些甚麼受這些折磨你家有銀子不愁弄不得一
個人來放我一條生路去罷不由分說向度婆大哭
大罵要尋刀刎頸要尋繩子上弔鬆都滾掉了度婆
也慌了叫了老烏龜上來再三勸解總是不肯依鬧
的要死要活無可奈何由着他拜做延壽菴本慧的
徒弟剃光了頭出家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風流
雲散賢豪才色總成空薪盡火傳工匠市廛都有韻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儒林外史第五十四回

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來

彈一曲高山流水

話說萬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漸漸銷磨盡了此時虞博士那一輩人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閉門不問世事的花壇酒社都沒有那些才俊之人禮樂文章也不見那些賢人講究論出處不過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論豪俠不過有餘的就會奢華不足的就見蕭索憑你有李杜的文章顏曾的品行却是也沒有

個人來問你所以那些大戶人家冠昏喪祭鄉紳堂裏坐着幾個席頭無非講的是些陞遷調降的官場就是那貧賤儒生又不過做的是些揣摩逢迎的官校那知市井中間又出了幾個奇人一個是會寫字的這人姓季名遐年自小兒無家無業總在這些寺院裡安身見和尚傳板上堂吃齋他便也捧着一個鉢站在那裡隨堂吃飯和尚也不厭他他的字寫的最好卻又不肯學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創出來的格調由着筆性寫了去但凡人要請他寫字時他三

日前就要齋戒一日第二日磨一天的墨卻又不許別人替磨就是寫个十四字的對聯也要用墨半碗用的筆都是那人家用壞了不要的他纔用到寫字的時候要三四个人替他拂着紙他纔寫一些拂的不好他就要罵要打却是要等他情願他纔高興他若不情願時任你王侯將相大捧的銀子送他他正眼兒也不看他又不修邊幅穿着一件稀爛的直裰鞞着一雙破不過的蒲鞋每日寫了字得了人家的筆資自家吃了飯剩下的錢就不要了隨便不相識

的窮人就送了他那日大雪裡走到一個朋友家他的那一雙稀爛的蒲鞋踹了他一書房的滋泥主人曉得他的性子不好心裡嫌他不好說出只得問道季先生的尊履壞了可好買雙換換季遐年道我沒有錢那主人道你肯寫一副字送我我買鞋送你了季遐年道我難道沒有鞋要你的主人厭他腌臢自己走了進去拏出一雙鞋來道你先生且請畧換換恐怕腳底下冷季遐年惱了並不作別就走出大門嚷道你家什麼要緊的地方我這雙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我坐在你家還要算擡舉你我都希罕你的鞋穿一直走回天界寺氣哺哺的又隨堂吃了一頓飯吃完看見和尚房裡擺着一匣子上好的香墨季遐年問道你這墨可要寫字和尚道這昨日施御史的命令孫老爺送我的我還要留着轉送別位施主老爺不要寫字季遐年道寫一副好哩不由分說走到自己房裡拏出一個大墨盪子來揀出一定墨昏些水坐在禪床上替他磨將起來和尚分明曉得他的性子故意的激他寫他在那裡磨墨正磨的興頭侍者

進來向老和尚說道下浮橋的施老爺來了和尚迎
了出去那施御史的孫子已走進禪堂來看見季遐
年彼此也不爲禮自同和尚到那邊叙寒溫季遐年
磨完了墨拏出一張紙來鋪在桌上叫四个小和尚
替他按着他取了一管敗筆蘸飽了墨把紙相了一
會一氣就寫了一行那右手後邊小和尚動了一下
他就一鑿把小和尚鑿矮了半截鑿的殺啞的叫老
和尚聽見慌忙來看他還在那裡急的嚷成一片老
和尚勸他不要惱替小和尚按着紙讓他寫完了施

御史的孫子也來看了一會向和尚作別去了次日
施家一个小厮走到天界寺來看見季遐年問道有
个寫字的姓季的可在這裡季遐年道問他怎的小
厮道我家老爺叫他明日去寫字季遐年聽了也不
回他說道罷了他今日不在家我明日叫他來就是
了次日走到下浮橋施家門口要進去門上人攔住
道你是甚麼人混往裏邊跑季遐年道我是來寫字
的那小厮從門房裡走出來看見道原來就是你你
也會寫字帶他走到廡廊上小厮進去回了施御史

的孫子剛在走出屏風季遐年迎着臉大罵道你是何等之人敢來叫我寫字我又不貪你的錢又不慕你的勢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寫起字來一頓大嚷大叫把施鄉紳罵的閉口無言低着頭進去了那季遐年又罵了一會依舊回到天界寺裡去了又一個是賣火紙筒子的這人姓王名太他祖代是三牌樓賣菜的到他父親手裡窮了把菜園都賣掉了他自小兒最喜下圍棋後來父親死了他無以為生每日到虎踞關一帶賣火紙筒過活那一日妙意庵做

會那庵臨着烏龍潭正是初夏的天氣一潭簇新的荷葉亭亭浮在水上這菴裡曲曲折折也有許多亭榭那些遊人都進來頑耍王太走將進來各處轉了一會走到柳陰樹下一个石臺兩邊四條石櫂三四个大老官簇擁着兩个人在那裡下棋一个穿寶藍的道我們這位馬先生前日在揚州鹽臺那裡下的一是一百一十兩的彩他前後共贏了一千多銀子一个穿玉色的少年道我們這馬先生是天下的大國手只有這卞先生受兩子還可以敵得來只是我們

要學到卞先生的地步也就着寔費力了王太就挨着身子上前去偷看小廝們看見他穿的襤縷推推搡搡不許他上前底下坐的主人道你這樣一個人也曉得看棋王太道我也畧曉得些撐着看了一會嘻嘻的笑那姓馬的道你這人會笑難道下得過我們王太道也勉強將就主人道你是何等之人好同馬先生下棋姓卞的道他既大胆就叫他出个醜何妨才曉得我們老爺們下棋不是他插得嘴的王太也不推辭擺起子來就請那姓馬的動着旁邊人都覺得好笑那姓馬的同他下了幾着覺的他出手不同下了半盤站起身求道我這棋輸了半子了那些人都不曉得姓卞的道論這局面卻是馬先生畧負了些衆人大驚就要拉着王太吃酒王太大笑道天下那裡還有個快活似殺矢棋的事我殺過矢棋心裡快活極了那裡還吃的下酒說畢哈哈大笑頭也不回就去了一個是開茶館的這人姓蓋名寬本來是個開當舖的人他二十多歲的時候家裡有錢開着當舖又有田地又有洲場那親戚本家都是些有

錢的他嫌這些人俗氣每日坐在書房裡做詩看書又喜歡畫幾筆畫後來畫的畫好也就有許多做詩畫的來同他往來雖然詩也做的不如他好畫也畫的不如他好他卻愛才如命遇着這些人來留着他酒吃飯說也有笑也有這些人家裡有冠婚喪祭的緊急事沒有銀子來向他說他從不推辭幾百幾十拏與人用那些當舖裡的小官看見主人這般舉動都說他有些戾氣在當舖裡儘着做弊本錢漸漸消折了田地又接連幾年都被水淹要賠種賠糧就有那些混帳人來勸他變賣買田的人嫌田地收成薄分明值一千的只好出五六百兩他沒奈何只得賣了賣來的銀子又不曾生發只得放在家裡秤着能用得幾時又沒有了只靠着洲場利錢還人不想夥計沒良心在柴院子裡放火命運不好接連失了幾回火把院子裡的幾萬柴盡行燒了那柴燒的一塊一塊的結成就和太湖石一般光怪陸離那些夥計把這東西搬來給他看他看見好頑就留在家裡家裡人說這是倒運的東西留不得他也不肯信留

在書房裡頑夥計見沒有洲場也辭出去了又過了半年日食艱難把大房子賣了搬在一所小房子住又過了半年妻子死了開喪出殯把小房子又賣了可憐這蓋寬帶着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在一個僻淨巷內尋了兩間房子開茶館把那房子裡面一間與兒子女兒住外一間擺了幾張茶桌子後簷支了一個茶爐子右邊安了一副櫃臺後面放了兩口水缸滿貯了雨水他老人家清早起來自己生了火搨着了把水倒在爐子裡放着依舊坐在櫃臺裡看詩畫畫櫃臺上放着一個瓶插着些時新花朵瓶旁邊放着許多古書他家各樣的東西都變賣盡了只有這幾本心愛的古書是不肯賣的人來坐着吃茶他丟了書就來拿茶壺茶杯茶館的利錢有限一壺茶只賺得一個錢每日只賣得五六十壺茶只賺得五六十個錢除去柴米還做得甚麼事那日正坐在櫃臺裡一個隣居老爹過來同他談閑話那老爹見他十月裡還穿着夏布衣裳問道你老人家而今也算十分艱難了從前有多少人受過你老人家的惠而今

都不到你這裡來走走你老人家這些親戚本家事體總還是好的你何不去向他們商議商議借個大的本錢做些大生意過日子蓋寬道老爹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當初我有錢的時候身上穿的也體面跟的小廝也齊整和這些親戚本家在一塊還搭配的上面而今我這般光景走到他們家去他就不嫌我我自己也覺得可厭至于老爹說有受過我的惠的那都是窮人那裡還有得還出來他而今又到那有錢的地方去了那裏還肯到我這裏來我若去尋他空惹他們的氣有何趣味鄰居見他說的苦惱因說道老爹你這個茶館裏冷清清的料想今日也沒甚人來了趁著好天氣和你到南門外頑頑去蓋寬道頑頑最好只是沒有東道怎處鄰居道我帶個幾分銀子的小東吃個素飯罷蓋寬道又擾你老人家說着叫了他的小兒子出來看着店他便同那老爹一路步出南門來教門店裡兩個人吃了五分銀子的素飯那老爹會了賬打發小菜錢一經踱進報恩寺裡大殿南廊三藏禪林大鍋都看了一回又到門

口買了一包糖到寶塔背後一個茶館裡吃茶鄰居老爹道而今時世不同報恩寺的遊人也少了連這糖也不如二十年前買的多蓋寬道你老人家七十多歲年紀不知見過多少事而今不比當年了像我也會畫兩筆畫要在當時虞博士那一班名士在那裡愁沒碗飯吃不想而今就艱難到這步田地那鄰居道你不說我也忘了這雨花臺左近有個泰伯祠是當年句容一個遲先生蓋造的那年請了虞老爺來上祭好不熱鬧我才二十多歲擠了來看把帽子都被人擠掉了不今可憐那祠也沒有照顧房子都倒掉了我們吃完了茶同你到那裡看看說着又吃了一賣牛首豆腐干交了茶錢走出來從岡子上踱到雨花臺左首望見泰伯祠的大殿屋山頭倒了半邊來到門前五六個小孩子在那裡踢球兩扇大門倒了一扇睡在地下兩人走進去三四个鄉間的老婦人在那丹墀裡挑薺菜大殿上榻子都沒了又到後邊五間樓直桶桶的樓板都沒有一片兩個人前後走了一交蓋寬歎息道這樣名勝的所在而今破

敗至此就沒有一個人來修理多少有錢的拏着整千的銀子去起蓋僧房道院那一個肯來修理聖賢的祠宇鄰居老爹道當年遲先生買了多少的傢伙都是古老樣範的收在這樓底下幾張大櫃裡而今連櫃也不見了蓋寬道這些古事提起來令人傷感我們不如回去罷兩人慢慢走了出來鄰居老爹道我們順便上雨花臺絕頂望着隔江的山色嵐翠鮮明那江中來往的船隻帆檣歷歷可數那一輪紅日沉沉的傍着山頭下去了兩個人緩緩的下了山進

城回去蓋寬依舊賣了半年的茶次年三月間有個人家出了八兩銀子束修請他到家裡教館去了一個是做裁縫的這人姓荆名元五十多歲在三山街開着一個裁縫舖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餘下來工夫就彈琴寫字也極喜歡做詩朋友們和他相與的問他道你既要做雅人爲甚麼還要做你這貴行何不同些學校裡人相與相與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爲性情相近故此時常學學至于我們這個賤行是祖父遺留下來的難道讀書識字做了裁縫

就玷污了不成況且那些學校中的朋友他們另有一番見識怎肯和我們相與而今每日尋得六七分銀子吃飽了飯要彈琴要寫字諸事都由得我又不貪圖人的富貴又不伺候人的顏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朋友們聽了他這一番話也就不和他親熱一日荆元吃過了飯思量沒事一經踱到清涼山來這清涼山是城西極幽靜的所在他有一你老朋友姓于住在山背後那于老者也不讀書也不做生意養了五個兒子最長的四十多歲小兒子也有二十多歲老者督率着他五個兒子灌園那園却有一二百畝大中間空隙之地種了許多花卉堆着幾塊石頭老者就在那旁邊蓋了幾間茅草房手植的幾樹梧桐長到二四十圍大老者看看兒子灌了園也就到茅齋生起火來煨好了茶吃着看那園中的新綠這日荆元步了進來于老者迎着道好些時不見老哥來生意忙的緊荆元道正是今日才打發清楚些特來看看老爹于老者道恰好烹了一壺現成茶請用杯斟了送過來荆元接了坐着吃道這茶色香

味都好老爹卻是那裡取來的這樣好水于老者道
我們城西不比你城南到處井泉都是吃得的荆元
道古人動說桃源避世我想起來那裡要甚麼桃源
只如老爹這樣清閒自在住在這樣城市出林的所
在就是現在的活神仙了于老者道只是我老拙一
樣事也不會做怎的如老哥會彈一曲琴也覺得消
遣些近來想是一發彈的好了可好幾時請教一回
荆元道這也容易老爹不厭污耳明日我把琴來請
教說了一會辭別回來次日荆元自己抱了琴來到

園裡于老者已焚下一爐好香在那裡等候彼此見
了又說了幾句話于老者替荆元把琴安放在石櫬
上荆元席地坐下于老者也坐在旁邊荆元慢慢的
和了弦彈起來鏗鏗鏘鏘聲振林木那些鳥雀聞之
都栖息枝間竊聽彈了一會忽作變徵之音淒清宛
轉于老者聽到深微之處不覺悽然淚下自此他兩
人常常往來當下也就別過了看官難道自今以後
就沒一個賢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史的麼但是
他不曾在朝廷這一番旌揚之列我也就不說了畢

竟怎的旌揚且聽下回分解

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

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

神宗帝下詔旌賢 劉尙書奉旨承祭

話說萬歷四十三年天下承平已久天子整年不與羣臣接見各省水旱備災流民載道督撫雖然題了進去不知那龍目可曾觀看忽一日內閣下了一道上諭科裏鈔出來上寫道萬歷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內閣奉上諭朕卽祚以來四十餘年宵旰兢兢不遑暇食夫欲迪康兆姓首先進用人才昔秦穆公不能用君子詩人刺之此兼葭蒼蒼之篇所由作也

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歟不然何以不能臻于三代之隆也諸臣其各抒所見條列以聞不拘忌諱朕將采擇焉欽此過了三日御史單颺言上了一個疏奏爲請旌沈抑之人才以襄聖治以光泉壤事臣聞人才之盛衰關乎國家之隆替虞廷翼爲明聽周室疏附後先載於詩書傳之奕禩夔乎尙矣夫三代之用人不拘資格故兔置之野人小戎之女子皆可以備腹心德音之任至于後世始立資格以限制之又有所謂清流者在漢則曰賢良方正正在唐則曰八直

在宋則曰知制誥我朝太祖高皇帝定天下開鄉會制科設立翰林院衙門儒臣之得與此選者不數年間從容而躋鄉貳非是不得謂清華之品凡宰臣定謚其不由翰林院出身者不得謚爲文如此之死生榮遇其所以固結于人心而不可解者非一日矣雖其中拔十而得二三如薛瑄胡居仁之理學周憲吳景之忠義功業則有于謙王守仁文章則有李夢陽何景明輩炳炳烺烺照耀史冊然一榜進士及第數年之後乃有不能舉其姓字者則其中僥倖亦不免

焉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於資格則得之者少失之者多其不得者抱其沈寃抑塞之氣噓吸於宇宙間其生也或爲佯狂或爲迂怪甚而爲幽僻詭異之行其死也皆能爲妖爲厲爲災爲祲上薄乎日星下徹乎淵泉以爲百姓之害此雖諸臣不能自治其性情自深于學問亦不得謂非資格之限制有以激之使然也臣聞唐朝有於諸臣身後追賜進士之典方千羅鄴皆與焉皇上旁求側席不遺幽隱甯于已故之儒生惜此恩澤諸臣生不能入於玉堂死何妨懸於金馬伏乞皇上憫其沈抑特沛殊恩徧訪海內已故之儒修考其行事第其文章賜一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職銜有差則沈寃抑塞之士莫不變而爲祥風甘雨同仰皇恩于無旣矣臣愚罔識忌諱冒昧陳言伏乞睿鑒施行萬歷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疏

上六月初一日奉旨這所奏著大學士會同禮部行令各省採訪已故儒修詩文墓誌行狀彙齊送部核查如何加恩旌揚分別賜第之處不拘資格確議具奏欽此禮部行文到各省各省督撫行司道司道行

到各府州縣採訪了一百年督撫彙齊報部大學士等
議了上去議道禮部爲欽奉上諭事萬歷四十二年
五月二十七日河南道監察御史臣單颺言奏爲請
旌沈抑之人才以昭聖治以光泉壤事一本六月初
一日奉聖旨旨意全錄欽此臣等查得各省咨到採
訪已故之儒修詩文墓誌行狀以及訪聞事實合共
九十二人其已登仕籍未入翰林院者周進范進向
鼎蘧祐雷驥張師陸湯奉杜倩李本瑛董英馮瑤尤
扶練虞育德楊允余特共十五人其武途出身已登

仕籍例不得入翰林院者湯奏蕭采木耐共三人舉
人婁琫衛體善共二人廕生徐詠一人貢生嚴大位
隨岑菴匡迥沈大年共四人監生婁瓚蘧來旬胡縝
武書伊昭儲信湯由湯寔莊潔共九人生員梅玖王
德王仁魏好古蘧景玉馬靜倪霜峯季萑諸葛佑蕭
鼎浦玉方韋闡杜儀臧荼遲均余夔蕭樹滋虞感祈
莊尙志余持余敷余殷虞梁王蘊鄧義陳春共二十
六人布衣陳禮牛布衣權勿用景本蕙趙潔支鏐金
東崖牛浦牛瑤鮑文卿倪廷珠宗姬郭鐵筆金寓劉

辛東之洪憨仙盧華士婁煥文季恬逸郭力蕭浩鳳鳴岐季遐年蓋寬王太丁詩荆元共二十八人釋子甘露僧陳思阮共二人道士來霞士一人女子沈瓊枝一人臣等伏查已故儒修周進等其人雖龐雜不倫其品亦瑕瑜不掩然皆卓然有以自立謹按其生平之事實文章各擬考語另繕清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欽點名次揭榜曉示隆恩出自聖裁臣等未敢擅便其詩文墓誌行狀以及訪聞事實存貯禮部衙門昭示來茲可也萬歷四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議

上二十六日奉旨虞育德賜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莊尙志賜第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杜儀賜第一甲第三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蕭采等賜第二甲進士出身俱授翰林院檢討沈瓊枝等賜第三甲同進士出身俱授翰林院庶吉士于七月初一日揭榜曉示賜祭一壇設于國子監遣禮部尙書劉進賢前往行禮餘依議欽此到了七月初一日黎明禮部門口懸出一張榜來上寫道

禮部爲欽奉

上諭事今將採訪儒修
賜第姓名籍貫開列於後須至榜者

第一甲

第一名虞育德南直隸常熟縣人

第二名莊尙志南直隸上元縣人

第三名杜儀南直隸天長縣人

第二甲

第一名蕭采四川成都府人

第二名遲均南直隸句容縣人

第三名馬靜浙江處州府人

第四名武書南直隸江甯縣人

第五名湯奏南直隸儀徵縣人

第六名余特南直隸五河縣人

第七名杜倩南直隸天長縣人

第八名蕭浩四川成都府人

第九名郭力湖廣長沙府人

第十名婁煥文南直隸江甯縣人

第一百一十名王文蘊南直隸徽州府人

第一百一十二名婁大琫浙江歸安縣人

第一百一十三名婁武瓚浙江歸安縣人

第一百一十四名蘧曾祐浙江嘉興府人

第一百一十五名向鼎浙江紹興府人

第一百一十六名莊潔南直隸上元縣人

第一百一十七名虞梁南直隸五河縣人

第一百一十八名尤扶綵南直隸江陰縣人

第一百一十九名鮑文卿南直隸江甯縣人

第一百二十名甘露僧南直隸蕪湖縣人

第三甲

第一百一名沈瓊枝南直隸常州府人

第一百二名聿闡南直隸滁州府人

第一百三名徐詠南直隸定遠縣人

第一百四名蘧來旬浙江嘉興府人

第一百五名李本瑛四川成都府人

第一百六名鄧市義南直隸徽州府人

第一百七名鳳鳴岐南直隸江甯縣人

第八名木耐陝西同官縣人

第九名牛布衣浙江紹興府人

第十名季本萑南直隸懷甯縣人

第十一名景本蕙浙江温州府人

第十二名趙潔浙江杭州府人

第十三名胡縝浙江杭州府人

第十四名蓋寬南直隸江甯縣人

第十五名荆元南直隸江甯縣人

第十六名雷驥北直隸大興縣人

第十七名楊允浙江烏程縣人

第十八名諸葛佑南直隸盱眙縣人

第十九名季遐年南直隸上元縣人

第二十名陳春南直隸太平府人

第二十一名匡迴浙江樂清縣人

第二十二名來霞士南直隸揚州府人

第二十三名王太南直隸上元縣人

第二十四名湯由南直隸儀徵縣人

第二十五名辛東之南直隸儀徵縣人

第二十六名嚴大位廣東高要縣人

第二十七名陳思阮江西南昌府人

第二十八名陳禮江西南昌府人

第二十九名丁詩南直隸江甯縣人

第三十名牛浦南直隸蕪湖縣人

第三十一名余夔南直隸上元縣人

第三十二名郭鐵筆南直隸蕪湖縣人

這一日禮部劉進賢奉旨來到國子監裡戴了幘頭穿了宮袍擺齊了祭品上來三獻太常寺官便讀祝

文道維萬歷四十四年歲次丙辰七月朔宜祭日皇

帝遣禮部尚書劉進賢以牲醴玉帛之儀致祭于特

贈翰林院修撰虞育德等之靈曰嗟爾諸臣純懿靈

淑玉粹鸞鸞金貞雌伏彌綸天地幽替神明易稱鴻

漸詩喻鶴鳴資格困人賢豪同歎鳳已就斂桐猶遭

爨緼袍短褐蓬窗音溜桑樞伐藥音樵粥舂坎壤歛

歛亦有微官曾紆尺組龍寶難馴噲甯堪伍亦有達

宦曾著先鞭玉堂金馬邈若神仙子子干旄翹翹車

乘誓墓鑿坏誰敢捷徑澁壽音杏舉音學穆駟僧市

此詞為沁園春作者自題也

門中有高士誰共討論茶板粥魚丹爐藥白梨園之
 子蘭閨之秀提戈磨盾束髮從征功成身退日落旗
 紅蚩蚩細民翩翩公子同在穹途淚如鉛水金陵池
 館日麗風和講求禮樂醜酒升歌越水吳山烟霞淵
 藪擊鉢催詩論文載酒後先相望數十年來愁城未
 破淚海無涯朕甚憫旃加恩泉壤賜第授官解茲悒
 快嗚呼蘭因芳郎膏以明煎維爾諸臣榮名萬年尙
 饗詞曰記得當時我愛秦淮偶離故鄉向梅根治後
 幾番嘯傲杏花村里幾度徜徉鳳止高梧蟲吟小榭
 也共時人較短長今已矣把衣冠蟬蛻濯足滄浪無
 聊且酌霞觴喚幾個新知醉一場共百年易過底須
 愁悶千秋事大也費商量江左烟霞淮南耆舊寫入
 殘編總斷腸從今後伴藥爐經卷自禮空王
 一上諭一奏疏一祭文三篇鼎峙以結全部大書
 綴以詞句如太史公自序

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

